

#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七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　鐘

周易衍義卷七

元 胡震 撰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

也蘊畜之大而利於貞正則己德无偏斯能禮賢而使之不以家食為吉以共天祿然後合共治之才以濟天下之難故利涉大川夫聖人之篤實乃為招徠羣材之本乃為經濟羣方之輔大畜所以利貞者以其心會衆理之善不出乎四端五常之正道心涵萬古之秘不越乎五帝三王之正學異端曲學不接心術邪詖論說不留聰明其畜德如此其正也由是懷仁義以接其臣賢者皆有願立于王朝之心用禮樂

以遇其臣賢者皆有國爾忘家之念有德則足以親賢有賢則足以濟世其抱負經術者可以謀主斷國其居公輔者可以論道經邦其負勇敢智畧者可以戡定禍亂民生之艱危此其安之世路之嶮巇此其拯之濟天下之難有如涉川之利則天下之有溺者誰哉故君道清明人欲淨盡乃可以合天下之賢寵光百辟參合衆志乃可以維持世道之變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以卦德釋卦名也乾體剛

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此卦之所以為大畜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以卦變卦體釋利貞之辭也以卦變言則卦自需來九自五而上是為剛上以卦體則一剛居上六五尊而尚之是謂尚賢以卦德則乾健於內艮止於外以艮之止止乾之健凡此皆大正之德也止乎健與尚賢非大正則不能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謂六五尚賢不以其家而私其

食必與賢而共天禄以養之此亦以卦體言也艮剛畜乾有養賢之象尚賢以上九一陽言養賢以乾三陽言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謂六五正應乾之九二而有應天之象能應乎天則艱險何不濟之有此亦以卦體言也程氏曰道德充積於内宜在上位享天禄施為於天下則天下之吉也若窮而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吉所畜既大宜施於時以濟艱險乃大畜之用故利涉大川楊氏曰臣止君以不為不若止君以耻為故大畜利貞正身則可以正君以五上

二位言為君尚臣以艮乾之體言為臣止君臣能止其君之不為不善有大人正已之德而潛格其非心也故曰能止健大正也袖中之鷙耻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特面折禽荒童交盤遊哉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嬖之覇貪汚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吉君用賢也剛健篤實輝光君德至此者尚賢故也童溪曰為人君不必求之天求之賢者則賢者即天也此卦其變為萃卦其象山畜天

有大畜之象其占利貞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也所以象一心方寸之微而藴畜萬理為至大也君子體此多聞古昔之嘉言而會訓辭于一心所以畜成其德也多見古昔之善行而會事為于一心亦所以畜成其德也萬古之得失自我體之百聖之道統自我傳之畜德之大如此則涵養人才康濟天下皆此德而推之耳董溪曰考

其迹以觀其用察其言以求其心而古人之所以為古人者皆在我矣夫德固我有也然我心之所同然者古人先得之即其所先得者而以畜成吾德則其所畜不亦大乎故曰性無内外也道無古今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艮止畜乾故乾之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之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初與四為應是為四所畜者以初之無位在下

而四以有位在上而止之其勢不同進則有危厲也以初之剛正在下而四以陰柔在上而止之其志不同進則有危厲也故利在已而不進夫君子之行止隨其所在而不同有位而避難是臨難而苟免也是偷生以全軀也是狗家而忘國也是不能殺身以成仁也若其在下而無位則危邦不入可也冒危而入不可也儉德避難可也耀德而不知避不可也故飛廉止賢則二老宜止于海濱矣不然徒以取剖心之

禍斯髙止賢則四皓冝止于商山矣不然徒取夷族之禍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吾道不可以有行此大畜初九往之有厲不若止之无厲也象曰不犯災也謂上方止我不可犯災而進也雖然不特君子受畜於小人為然髙帝白登之役危而冝止也太宗遼東之師危而冝止也楊氏曰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苻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回伐晋之役犯災也白雲曰

知危之為利者蓋以危而修德則无犯災之理反所以為已之利也古之人以晏安為酖毒則有厲為已利明矣畜德之畜蓋有出於勉強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其有厲而畜其德也利已者非若利吾身之利蓋誠利於治已也

九二輿脫輹象曰輿脫輹中无尤也

輿所以行者也輹者車之軸輿脫其軸則止而不行矣九二居中得正剛健在下為六五之君所畜止勢

不可行也處得中道動不失時止而不進如車脫輹而不行則无過尤也夫君子之行藏視人君之用舍古之君子有行可之仕見其道之可行而進耳有際可之仕則見其致敬有禮而進耳有公養之仕則見其育才之禮而進耳使上之人有從諫如流之美有好善無厭之誠則君子固可以有行令以君而止已之進則視臣如犬馬有豢養而已耳視臣如草芥有踐蹈而已耳雖責難於君而君不答其恭陳善閉邪

而君不知其敬尚何行乎哉是冝如車之軸縛而不行也象曰中无尤也謂二之剛中无過尤也中者時措之冝也媢時以干進非中也枉道以脅趨非中也非其招而往非中也無其時而欲行其道亦非中也二之剛而得中其行其止固有道矣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氣貫三軍者或屈於賔賛之儀才力盖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初極極而通達無得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故戒以利艱貞日閑輿衛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日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與上合志進而得行其道也夫可以進者勢也謹而後進者道也得其

勢而不失其道此畜極之所以通歟大畜九三以在時言之上以同道進前無禦之者下以同體進下無挽之者與上九馳逐而並進其騎皇之斯臧歟其騅駓之斯才歟其驒駱之斯作歟以在己言之必慄慄然如臨深淵之戒兢兢然如履霜之懼居正而不移固守而不失閑習其車輿而防覆轍之憂閑習其防衛而嚴藩身之具則内不失己外不失輔其利有攸往宜也象曰上合志也謂其與上九同為陽剛同志上

進所以利有攸往也因是推之與上同志者其道可行與上異志者其道可止初與四之志不合則厲而利已二與五之志不合則輿而脫輹三與上同志則利有攸往是知吾道之行必上下交而其志同斯可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

楅衡是也童牛初九之象牿牛在幼止惡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夫人心之不善兆眹者易遏暴白者難制未發者易禁已發者難勝君心之不善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於未形可也陳善閉邪防其邪心於未著可也若夫扣墀折檻牽裾還笏所拂亦大矣民心之不善漸仁摩義止之於慾心未發之始可也道政齊禮止之於縱心未形之初可也若夫嚴刑峻法刻顙刖

足所傷亦多矣程氏曰大臣之位上止畜人君之邪心下止畜天下之惡人於未發之前而止之大善而吉也象曰有喜也謂六四正君畜民之善爲可喜也雖然斯道也不特施之人爲然反之吾身亦當如此古之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在爾室不愧屋漏治己而後治人此又先後之序也此爻與學記禁於未發之謂豫意同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去勢曰豶蓋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也六五以柔居中而正當尊位止畜天下之邪惡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慾之心人君欲以力制之雖嚴刑峻法不能勝也譬之豕焉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夫小人之為惡必竊威福之柄後能行其喜怒必得爵禄

之柄後能肆其操切苟無其勢雖惡何為故勢也者
小人為惡之具也人君止惡去其為惡之具則改叔
段之不義去其百雉之城則雖欲據國得乎州吁之
安忍廢其一軍之權則雖欲簒國得乎意如之強橫收
其立舍中軍之柄則雖欲拒君得乎慮韓信之將叛
則奪其齊壁之軍慮武三思之害正則黜其司空之
職慮林甫之妨賢則去其國公之位此皆去小人之
勢所謂豶豕之牙而吉也虞帝使吏以制象象之勢

則無能暴庳矣漢武推恩以分趙晉之勢則無能叛
大漢矣此豕蹢躅而無能為者以其無勢也小人之
忿慾而無能為者亦以其無勢也象曰有慶也謂止
小人為惡之勢而福慶及於天下也雖然使人之不
能為不善不若使人之不欲為不善故語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
且格於此見制之於外不若感之於内也揚氏曰豕牙
傷物而性躁欲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其躁慾之不

萌殰其躁慾之原則消其傷制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逸樂慢遊之過絶湯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之念消此殰豕之牙之義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彖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畜極而通又陽性上進豁達無碍何天之衢亨何其通達之甚也夫大畜之卦本君子被止之時也初之利已為四所止也二之脫輹為五所止也至於上九見其

行而不見其止則見斯道之正大不至於終不行也大明之入于地中有時而晦也出自暘谷能終不明乎震雷之蟄於隆冬有時而收聲也壯于天上能終不鳴乎吾道之畜於小人者有時而不行也歟窮理反能終不行乎象曰道大行也畜極之際而斯道大行則始焉之畜止不足以遏其終之亨通也昔者周公遭流言之變居東三年小人有時而能畜之也六典之書終於措世太平其道何至於終不行乎夫子

遭女樂之沮而卷道洙泗此小人有時而能畜之也六經之書終垂教萬世其道又何至於終不行也止惡而不止善大畜之義也畜道至此則賢路亨矣然自非小人之門塞則天衢安得而亨歟漢人有言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大畜上九是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者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頤之道以正為本得正則吉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而養德之事也自求口實觀其所養之術而養身之事也養德者固當主於

正而養身者尤當主於正人惟一心不可不重用之也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所貴乎君子之養德者當養之以正而已育以童子之蒙養其正也恬以聖門之愚養其正也保以夜氣之清養其正也達觀諸順而得其所養之正理則言必正言行必正行道必正道德必正德所講明者三王之正學所排斥者楊墨佛老之異端如孟子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如夫子之不

感不憂不懼是也達觀諸頤而得其所養之正術則不以小害大而芻豢之是悅不以賤害貴而膏粱之是恣一介不取而萬鍾之祿非所計天爵是貴而人爵之美不屑就如孟子之辭萬鍾夫子之疏食飲水皆正也程氏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頤之道以正則吉也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上覆下承衆口森然

卦之所以為頥上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頰齒飲食之象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頥之時大矣哉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聖人養育萬民不偏愛人唯養賢之為先務所養之賢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者是也夫子推頥之道又言天地聖人之所養以賛其大聖人

之心其與天地之心亦一正而已耳萬物之生以養時為大故曰頤之時大矣哉此卦其變為大過卦其象上下二陽唇口之象中四陰齒之象有飲食之道其占利於貞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以二體言之雷震於山之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不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上下二陽中含四陰

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君子觀象體之於身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凡命令教政之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無失推養身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慎節主静艮之象也言語飲食主動震之象也洪氏曰言語聲也聲莫如雷飲食以養物養物莫如山雷在山有止而不盡之義故取慎節之象

言語飲食由頤出入者也如雷之動以慎其所出則德有其養矣如山之止而節其所入則體有其養矣所以用頤也大象以自養為義卦辭兼養人為義養人必先自養也楊氏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採薇不羨林肉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龜能咽息不食靈龜謂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

也朶頥動也人見食而動順頥涎之象初九陽體剛正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上應於六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悅於隂柔而動於欲朶順而求養於人凶之道也喪已德而狥外物物失所養也夫體有小大舍其大則以小害大矣體有貴賤舍其貴則以賤害貴矣剛果之德本子路之靈龜也乃舍之而食衛輒之爵禄善信之德本樂正子之靈龜也乃舍之而從子敖之餔啜剛明之德本初九之靈龜也乃舍之而羨

六四之陰柔誠可惜也夫龜物之至靈者也探賾索隱莫如龜鈎深致遠莫如龜至誠前知莫如龜人為萬物之靈其一心之虚靈不昧即胷中之靈龜也以統體而推一心之靈則仁義禮智全體洞然光明昭澈毫髮不差此心自有此靈也初九乃舍其靈龜動於物慾而垂焉夫是以有悖性之凶以發見而推一心之靈則有所矜而惻隱有所耻而羞惡有所遇而辭遜有所别而是非觸之則覺感之則通此心自有

此靈龜也初九乃舍其靈龜動於物慾而垂頤焉夫是以有任情之凶以大用而推一心之靈遇父子則有親遇君臣則有義遇夫婦則有恩遇長幼則有序遇朋友則有信虛靈知覺隨遇著見此心自有此靈龜也初九乃舍其靈龜動於物慾而垂其頤焉夫是以有斁倫之凶舍爾靈龜則自喪其在内者矣觀我朶頤則妄求其在外者象曰亦不足貴也謂其悅陰而志動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

足貴也子夏之恱紛華子貢之炫裘馬幾足貴歟朱子曰龜以静為養朶頤以動為養舍爾靈龜而觀我朶頤失其静養之道而溺於動養之慾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隂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禄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不能自養反下求於初求養於陽剛則為顛倒顛

則違拂經常不可行也丘在外而髙者上九是也若求養於丘上非道妄動往必有凶夫人生天地間有是形氣有是性命未有無所養而自全者然才之足以自養者固無待於人力之不能自養者又不可妄求諸人重耳之乞食於野人適足以招塊土之辱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仲子又幾於廢人倫此資養於下而不以其道也冉求之干禄于季氏適足以招鳴鼓之攻而士之托諸侯孟子固以為非禮資養上

而不以其道也初之與二以勢分言則高下易位而違其常理以應與言則親比失正而違其常理此頤順之所以拂經也初與上既非其類妄往求之必招噂爾而與之之悔必招蹴爾與之之羞必招貪婪饕餮之禍此于丘頤之所以凶也象曰行失類也即征凶之失類可以知拂經之失類矣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順養之道以安靜為無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頤拂亦吉震三

爻凶艮三爻吉楊氏曰六二中人之資君子小人雜也善與貴兩從而不擇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其猖狂妄行陷於非辟而不自反者所以凶也吳起始師曾子卒棄其母而求仕李斯始師荀卿卒棄其學以滅宗

六三拂頥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頥之道唯正則吉六三隂柔不中不正處動之極不

知自養而躁於求養是違於頤之正道所以凶也十數之終十年勿用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拂經尚庶幾拂頤不可也夫頤養之得其正道則終至於成已頤養之失其正道則終至於喪已頤之六三以陰柔則不能不屈於人欲以中正則不能自絕於偏黨以躁動則不能介然而自守有此三者是以有拂貞之凶一節之虧沒齒遺恨數之已窮終身玷辱道之既悖而身之終廢是可懼也李陵食匈奴之粟悖正

道以為養終其身汚於外夷揚雄食王莽之禄悖正道以為養終其身辱於簒賊吁六三之身其終廢已乎象曰道大悖也所謂悖道蓋指其拂經而言耳横渠曰履邪好動係悦於上不但拂經而已害頥之正莫甚焉故凶

六四顛頥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頥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居近君大臣之位與初九陽剛之賢為應是能

下下以求養德之輔以上養下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曰吉者以初九應之也又必虎視眈眈肅其威儀以養其外其欲逐逐去其私意以養其内斯可以顛頤而无咎夫頤養之道不取諸人則无以輔觀頤之善不正諸已則无以免拂頤之過六四所謂顛頤吉者以初九之崇論宏議足以爲吾之師片善寸長足以爲吾之資剛明正大足以爲吾之輔雖顛而吉也以虎視眈眈言則四能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善養於外而无咎以其欲逐逐言則四能閑其邪能存其誠一毫人欲必逐舊養於內而无咎若夫世之居大臣之位而尊己以卑人任智以違衆固不知賴剛明之輔至於好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又適足以為己德之累其於六四何如哉象曰上施光也以其謙尊而光自上下下而其道大光也昔者衛武公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

交戒乎我即六四顛頤之吉也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此六四虎視耽耽之意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六四其欲逐逐之意也合是而觀則六四之吉且无咎其在兹乎程氏曰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所尊畏故事行而衆心服此六四雖順從初九之陽又不廢厥職養其威嚴也又取於人者有常逐逐而不乏則所施不窮而可以濟事德施光

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其欲謂所須用也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楊氏曰六四有虎之視是其剛也無虎之欲是其無欲也有其剛而無其欲則所養者大而所施者光矣視者目也欲者心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誠齋曰初九陽剛嚴正之德也虎視焉六四下而親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念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逐逐消去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六五養天下之君也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已挑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無為順從於上九而不為則天下自得其養矣此正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何必涉險為有濟哉故曰不可涉大川葢六五雖順陽剛而質本陰柔無能致之資雖有輔佐或揺於異議而未必有付托之明雖有豪傑或沮於疑貳而未必有總

攬之才故為守成持盈之主居平易之時享安靜之福則能矣若當孔難之時則無撥亂反正扶顛持危之畧也故不可涉大川象曰順以從上也謂其處貞靜而吉以其順而從上九也此六五爻辭一則為君德不剛之戒一則為不量力之戒若天下不幸而有險難其可不濟乎伊川曰以成王之才智不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艱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居貞吉者居貞守固篤

於委信之義朱子曰六五居貞吉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丘行可曰六五居貞吉如豫說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順以順養之權由乎上也豫順六五不能自有其權者以弱而廹於強臣也

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貞疾未亡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

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而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則必常懷危厲則吉也當天下之大任宜竭其才智濟天下之艱險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董溪曰上九以剛明之德居師傅之任而以道佐主以養天下而天下由之以養故曰由頥以君民上下之心而濟天下之難何施而不利故曰利涉大川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頥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頥故曰大有慶楊氏曰上九非人

君之位而為人君之養可謂厲矣然獲吉者以養濟
難緊無害也大抵有伊周之志則可位高任重易失
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象曰大有慶也
謂其當大任而兢業惕厲所以天下被其德澤而大
有福慶也朱氏曰位高權重衆忌之則必危人臣當
此任可不兢畏而懷危懼乎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陽為大陰為小四陽居中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陰弱而陽強是君子盛而小人衰大者過也又事之出於當然者不謂之大過拯天下之大難建天下之大功出於人所不常見者謂之大過如堯舜

之禪位湯武之放伐皆大過人之事也雖曰事大過於人然道無不中無不常非有過於理也特以其不常見者為大耳若悖乎中庸之理以為事則又為過失之大豈足以立天下非常之事哉今夫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厦將顛之時也下橈將壓其本弱矣上橈將折其末弱矣此不可為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為之時無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非衆君子森然並立之時無以成天下大過人之功

大厦之顛非一木之支太平之成非一士之畧陽為大陰為小大過之時陽過於陰君子盛於小人以九五陽剛之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也九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羣臣又斯才也有羣剛之良材以扶其危而安之國家其可終弱乎又况四剛雖過於剛二五乃得其中巽而説行為下者順而從為上者説而行往安有不利安有不亨乎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太過之功所以有往而利者皆正人

衆多之功也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卦體四剛釋卦辭之名義也曰棟橈本末弱也此以卦體之二陰釋卦辭也曰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此以卦體卦德釋卦辭也剛中之才大過乎常人以是才而往何不亨巽説之德大過乎流俗以是德而往何不亨童溪曰惟中則雖剛而不過惟巽則有以順物之理惟説則有以服人之心以此而行所以有攸往而亨也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此則謂大過之時有大過

人之事是以贊其大也徐氏曰時字當玩味自是時節當如此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於道茍非其時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臣湯武亦守臣節而不敢草夏草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大運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亂之道而謂之利且亨可乎大過之事雖過乎事不過乎理也楊氏曰有洪水滔天之患然後知大禹有過人之功有四國流言之變然後知周公有過人之才惟其當本末俱弱之際由

此以往而致亨此有難所以彰聖人之功也此卦其變為頥卦其象四陽二陰大者過之象其占利有攸往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養木者也澤下木上乃浸淫而滅其木則過甚矣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君子體之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天下非之而不顧如伯夷首陽之節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是而不悔如顏子陋巷之樂遁世无悶也

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過越於常莫大於獨立遯世之為而不懼无悶亦無入而不自得此所以大過人也或曰卦彖以四剛之聚為大過則非獨立以四剛之亨推大過則非遯世象辭乃推獨立遯世之義何哉曰卦辭論大過之時所以明大過人之事業象辭論大過人之德行所以明大過之節操可見變易不窮之旨白雲曰進而大有為則救天下之衰弊如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獨立

不懼也退而窮處如孔子之反魯删詩書定禮樂繫周易作春秋皆大過人之事適世无悶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藉承也茅柔也白潔也茅之為物薄而祭祀賴以縮酒其重可用也當大過之時陽過于陰初六以柔順居下位柔以順承故不忤羣小潔以自淑故不汚羣小過於敬慎如祭祀之物不措諸地猶藉之茅藉之以茅可也猶必用潔白之茅自謹自潔修身之道至

矣茍能慎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宜矣夫天下之理決不可過唯敬謹之過乃所以為无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為直而太過或為證父之直為廉而太過或為離母之廉初六所謂敬謹之至者蓋謂吾寧莊敬之過毋寧有安肆之失吾寧謹畏之過毋寧有輕易之失不必有所睹始戒謹也雖已之不睹亦戒謹焉不必有所聞始恐懼也雖已之不聞亦有恐懼焉即此心以往則能存天

理之固有過人慤於將萌而无過咎象曰柔在下也

以柔順居下固宜其過於敬謹也潘氏曰初六以一

柔居四陽之下如一白茅藉物過於奉承何咎之有

繫辭曰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

往其无所失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象曰老夫女妻

過以相與也

楊木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易枯稊根也榮於下者也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剛而得中與初密比而相與得中用柔剛柔相濟則無過極之失能成大過之功如枯楊生根稊榮於下則生於上矣故夫雖老而得女妻能成生育之功枯楊而生稊老夫而説少女皆過其常分然陰陽相與所以無不利也夫功之過乎人者唯在於救弱扶衰之中見之向使弱者不能救而強衰者不

能扶而興亦何以見其功之大過人哉九二剛過而中又壯陰柔得中而足以立大過人之功九二濟世之功如枯楊生稊而有發萌茁芽舒榮吐秀之幾如老夫得女妻而有載振載夙載生載育之兆扶大厦於將墜回狂瀾於既倒扶衰救弱以剛中之道行無所往而不利九二之功亦可嘉矣象曰過以相與也老少之合其相與過於常分猶枯楊之生稊亦非其常聖人假此以喻非常之事耳凡君子之舉事常情

觀之則為過至理言之則為中振商邦於既墜傅說之功誠過人矣而傅說實行乎天下之中道興周室於幾微仲山甫之功誠過人矣而山甫實循乎天下之常理司馬温公曰初過於弱二過於強強弱相濟厥功乃成其於國也如剛毅之君以寬柔之臣輔之故無不利也楊氏曰九二下比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蕭何薦韓信鄧禹薦寇恂則廢可興衰可扶矣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三四二爻居卦之中猶屋棟之居中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其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志安能當大過之任故不勝其任如棟之

撓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夫爲材木之宗主爲石柱之樞要者屋極也唯屹然而有立然後無敗少有削弱則厦屋傾矣任天下之安危膺一人之付託者吾身也唯卓然有立然後無失少有偏側則事業廢矣九三處不得中既不足以勝重任剛撓於柔又不足以當大事彖曰不可以有輔也過剛失中不能求賢自用而仰應上六陰柔之小人是如棟之撓折而不可以支輔也楊氏曰九三志過鋭力過勇將欲輔上六

之棟而適以壞之其陳蕃竇武之徒歟程氏曰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係其志乎司馬曰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義九三居陽履剛在下體之上剛狠強愎不可輔弼者也太剛則折棟橈屋仆宜矣昔者周公下白屋不驕不吝固能負荷周室重任而無棟橈之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亦棟象也以陽居陰居柔而能用剛剛柔相濟則能勝大任如棟之隆起則居不撓曲以就下也它指初也四與初為應志相係者也以九居四剛柔得宜矣若復牽係於初六陰柔之小人以害其剛則可吝也原闕

子處大臣之任當以身任天下之事不當因人以敗天下之事固不可過用其剛亦不可自累其剛過用其剛則中正之不協理義之不契不足以任天下之

重自累其剛則或牽於應與或屈於柔邪亦不足以任天下之重齊侯納昭公之謀身任其責可也若係累於子猶之說則可吝諸葛亮討漢賊之舉身任其責可也若係累於馬謖之徒則可吝九四立大過之事身任其責可也若係累於初六柔邪之小人則可吝矣象曰不橈乎下也九四不係初六之陰柔是不橈曲以就下也吁趙充國當討羌之任不可以武賢之論而敗謀裴度任討蔡之責不當以宰相之言而罷

兵於此見任之重者誠不可他有所累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無應助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過極之陰得陽以相濟如老婦而得士夫雖无罪咎殊非美也亦豈能成生育之功故无咎无譽夫以剛中之君比柔中之

臣則可以扶國勢於既微治天下於既亂大過之功不難立也九五以過極之剛而比過極之陰是以猛隘強梁而比夫柔弱邪佞之人以訑訑之聲音顏色而比夫讒諂面諛之人以若所為而欲濟大過之功未有能濟者也枯楊生稊則根本固實尚有發生之理枯楊生華則不過枝葉之感氣而生耳其枯槁不可得而興也老夫女妻雖過常分尚有生育之理老婦士夫則生理無本其羞吝不可得而免也天下之

勢至於若此无傾危之咎幸矣亦何久安之勢而稱譽乎无亂離之咎幸矣亦何長治之業可稱譽乎象曰何可久也又曰亦可醜也吁以武帝之英銳而輔之以公孫弘之阿諛其無亡漢之咎亦過分矣安足以希興漢之譽乎以德宗之強明輔以盧杞之側媚其無亡唐之咎亦過分矣安足以得興唐之譽乎雖然九五之幸而无咎亦以其中故也若使過極之剛如二世之暴虐所比之柔如趙高之諛佞雖欲无咎

无譽得乎楊氏曰九五陽剛之君僅能无咎又曰无譽又曰何可久又曰亦可醜何也盖九五以剛居剛而過於譽三陽不為之用而獨倚上六陰柔之小人以為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為郈陵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久女已嫁曰婦以已嫁之婦而失節娶失節之婦而復老柔邪無恥之甚故可醜司馬温公曰上以衰陰附於

盛陽其於國也如驕盈之君以愚庸之臣附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譽也九五不能過上六而為上六所乘故有老婦士夫之象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有志於過涉者其志足以濟難也過涉而滅頂者其才不足以濟難也然古之人深則厲淺則揭過涉而滅頂可謂不知變矣宜其凶也雖凶謂之无咎者蓋有殺身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故也召忽之死可謂凶

矣聖人不欲深貶者以殺身成仁之義得也夫身所當守也仁亦所當守也二者不可得兼殺身以成仁可也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可也比干死於商末之難其身不能以自濟矣而比干之節何咎焉仇牧死於宋萬之難其身不能自濟矣而仇牧之節何咎焉翟義死於王莽之難其身不能自濟矣而翟義之節何咎焉上六有過涉之凶者必謂臨難苟免為非禮謂戰陣無勇為非孝

謂事君不致其身爲非忠謂屈於威武爲非剛夫王事
當任蹈白刃而不辭主過當諫甘鼎鑊而不悔其犯
險難有如過涉滅頂之凶然其守節仗義之風凛然
而莫踰輕生重義之志確然而莫拔見正心於歲寒
標勁節於嚴霜雖有滅身之凶而過咎不可汚也象
曰不可咎也上六正也志在拯溺義不可咎也雖然
君子不貴苟難未當於理君子亦不輕於死也管仲
不死於子糾足以成相齊之功季友不死於子般足

以成相魯之業彼荀息逢君之昏雖死於卓子何名哉先軫逞已之志雖死於狄師何名哉是知過涉之凶要必當於理然後凶而无咎文公曰不可咎是他做是了可不咎他程氏曰上六陰柔處過極是小人不能為大過人之事其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如過涉滅頂其凶自取將復何尤无所怨咎也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一陽交於二陰之中外晦內明其象為水一陽陷於二險之中其德為險上下皆坎習坎也是為重險外虛中實陽實在中為中有孚天

下之物流濕就下不失其信者莫如水觀諸海潮不失其期亦信也為有孚之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濟何險難之不可亨坎以能行為功維其心亨也以剛中之道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不行則常在險中而不能出險夫君子濟難之道患實德之不充不患實用之不達誠者功之本功者誠之用誠在吾心斂之不盈方寸放之彌滿六合為五常百行之原為行險

弭難之本唯誠則无妄而視聽言動之无差唯誠則无息而終始先後之无間唯誠則一而私意邪念之莫雜惟誠則明而精義妙道之能昭誠充於內貞實不偽此心豈不亨通乎誠之在心雖不計其功行之有尚而誠之所至自不泯其功以此誠而行乎富貴可以撥亂反正可以拯溺扶傾而其行可尚以此誠而行乎貧賤可以正志處難可以儉德固窮而其行可尚以此誠而行乎外夷可以用夏變夷可以撫外寧內

以此誠而行乎患難可以利涉大川可以殺身成仁而其行可尚誠无不通乃其功之所攸通而功之攸濟即其誠之所以濟也論習坎之旨者其審諸此歟彖曰習坎重險也坎上坎下二險重習險陷之深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也坎之象為水天一之水流而不盈纔一坎滿便流出去外虛中實有孚之象也川流不息其行有常亦有孚之象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是說决定如此又曰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亦以卦體言也二五之陽以剛居中所以有孚而心亨身雖陷險其心則亨亦以剛中又曰行有尚往有功也以往訓行以有功訓有尚往則有功以動則出險所以明至誠之有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險之時用大哉此其推廣文王言外之意以賛卦義之大也程氏曰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王公體險之

用也楊氏曰聖人懼王公不知所以守險之道而徒區區於設險故又戒之曰險之時用大矣哉大之云者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也堯舜茅茨土階未嘗設險而天下治能用也秦皇萬里長城非不設險而天下亂不能用也然則險之時用豈不大哉横渠曰見得這事理透了處斷便无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朱氏曰不知其時不得其用行之不以中反陷於險中小則亡

身大則亡國此卦其變為離卦其象外晦內明水之象其占至誠則往有功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流先後不絕曰洊至水一而已必於流之洊至也以穴地為坎言水盈一坎而後復一坎亦為洊至之象君子體坎之洊至因勢就下信而有常至而不驟之象取有常之象以常久其德行則治己之誠也取重習之象以習熟其教事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

見然後能從故三申五令又治人之誠也體坎以常德行體重坎以習教事洪氏曰德行兵武之德行若云有常德以成武事若云七德武是教事武兵之教事若云蒐苗獮狩皆以講事而已習坎取兵武之象德行不常无以立武事武事不立无以濟險曰常曰習皆取水洊至之象所以出險也坎北方之卦北方肅殺之氣坎難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險也窞險中之險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初六陰柔不剛不明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爾其凶可知矣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豈能必其无險難但在明出險之道耳知不仁則辱之説近於辱則不可益深其不仁之辱知不善則降之百殃之説羅於殃則不可愈深其不善之殃初六處於重險之下以怠棄三正而罹險矣猶不知扶植三正而益深其怠棄之禍以狎侮五常而罹患矣猶

不知率循五性而益深其狎侮之禍德可以濟險乃反道敗德而益陷于不恭之穽義可以濟險乃後義先利而益陷于貨利之淵以入于坎窞言之其凶亦甚矣象曰失道凶也道之得失吉凶之所以分也吁趨安避危人之情也今初六乃反趨於危趨易避險人之情也今初六乃反趨於險亦可悲夫吾聞之曰道者仁義中正而已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誠齋曰初六陰柔小人設

險以陷君子猶以爲未險之中復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遺餘力矣然穽人者必自穽險人者必自險舍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宦者盛而黨錮興黨人死而宦者滅商鞅置法而車裂以殉亦此意也楊氏曰坎險之世无君子小人俱有所歷而歷之有陷有不陷者君子有其才足以出險小人无其才但入於險也陳蔡之圍匡人之害終以解免者非孔子之才不足以當之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當坎之時在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具剛中之才剛則足以自衛中則動不失宜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之凶也夫九二剛中之才豈不可以亨斯世之困厄建丕天之功烈僅止小有得者何也盖險難之世上而時君不與為應下而一身不能自通不得以展其經綸之學但求出處之義斯可矣梅福遇漢難之將作而飄然

遠引亦不過出險而不自汚耳陶潛遇晉禍之不救而翻然歸去亦不過出險而自潔耳大勲大烈固非二之所能也象曰未出中也未出乎二陰險陷之中是以所求止于小得耳雖然囚奴之箕子終於陳洪範於周室囹圄之仁傑終於復大業於唐朝二子所就又豈小小之功哉彖辭指二五之剛中以明其往之有尚君子又當致察焉楊氏以文王羑里之事當之惟以剛居柔物以剛競而以順求之庶乎其小濟

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原闕

下坎將終上坎繼之故有此象險指下險也枕又枕乎上險也枕者倚着未安之意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故來下則入于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為无咎也九五剛中之君宜可以濟於險然九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險餘爻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下无輔弼之臣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其曰祗既平无咎者深望之之辭也必祗既平乃得无咎夫以一人

而君天下不能必天下之无亂但患吾无撥亂之謀不能必天下之无危但患吾无扶危之策以坎不盈言之是水之流未出乎險也未出乎險其國家多難之時歟其生民流離之時歟其姦雄割據之時歟其外夷侵陵之時歟時之未濟者固如此以祇既平无咎言之是水盈而出於險也既出于險則國家底乎安定生民底乎泰晏姦雄底乎畏威外夷底乎懐服其才之能濟又如此象曰中未大也坎之不盈則險

難未平而中德猶未光大也坎之既平則險難已平而中德斯光大也彼周之平王東轍東遷而不能復西周之舊規晉之元帝匹馬南渡而不能還中原之舊物是又坎之不盈而不祇其平者也焉得无咎朱子曰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時亦將出矣二與五雖陷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陽為之楊氏曰九五陷於上六六四二陰之中九二大臣亦陷於初六六

三二陰之中如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唯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則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譏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唯裴度可以出之然裴度自陷於元稹程昇浸譖之内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徳亦終不能成大功而已矣甚矣小人衆而君子寡雖出險猶未出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

凶三歲也

上六以陰柔居險之極陷之最深者也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徽纆寘于叢棘之中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失濟險之道而不能出險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得遠險之道者以此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失遠險之道者以此上六陰柔而不得其濟險之道其辱身其虧行其罹咎其怙終蓋入于險而不能出者矣遭徽纆之係縛遇叢棘之幽囚

束縛其筋骨剥傷其體膚入險而凶也三年而天運屢周不得免焉入險而終凶也上六之入險其自作孽而不可逭者乎象曰凶三歳也失道而入險宜其終凶也嗟乎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箕子雖囚奴後世不以爲譏公冶長雖在縲紲聖人不以爲罪此皆遇險而不失其道者也爲君子者但當審斯道之得失適然之吉凶不必問也楊氏曰君臣相濟天下之盛福上六挾陰柔之資竊權勢之重而乘九五之前此

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朕殆不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逆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強者歟然上六豈終免禍乎宦寺誅而唐亦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得者強也亦三歲而凶者窮也其暫雖強其久必凶耿希道曰居險貴於過過則身免於險用險戒於過過則人懼其害上六在上非居險者乃用險者過於用險則強人而使我服故係之徽纆

寘之于叢棘之中无所不用其威雖三年之久其威既窮而不得其情猶昔也則上有失道之名下无悦服之實矣夫居下而失居險之道初六是也居上而失用險之道者上六是也以初太下而上太過也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衍義卷七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章玉植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八

元　胡震　撰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取其中虛則為明義故為火為日萬物莫不各有所麗有

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生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牛之性順牝牛又順之順者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養習以成其順德故畜牝牛吉也夫麗於正道既足以達文明之用養其順德又有以成文明之功惟正故能順不正則不能順也文王之柔順與夷王之卑順同一順也而文王則為是夷王則為非羲和之欽順與衍儀之以順同

一順也而羲和則為是衍儀則為非葢文王羲和之順以正道而衍儀夷王之順不出於正耳人惟不知自得之正道於是有以雷同為順者有以詭隨為順者有以柔佞為順者嗚呼斯道之不明有由也哉盍思夫以正道而養其至順之徳則存心養性順乎天命之性而不順乎人偽之私知言養氣順乎道義之氣而不順乎詖遁之辭由是有順理之裕而无從欲之危有順是之美而无從非之累所以畜牝牛而必

在於利貞也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合三才以闡卦名也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以卦才言上下皆麗重明也二五皆處中正麗乎正也重明而不麗乎正則以察為明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又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此舉二五爻以闡卦辭也柔之為道不麗遠者不麗乎中

正則邪佞之道其能亨乎六居五柔麗乎中而亨也

六居二柔麗乎中正而亨也言柔麗乎中正則二五

舉矣畜養也以剛正畜養之功其至順而麗於中正

則吉是亦彖之利也故曰畜牝牛吉或曰五以陰居

陽得為正乎曰五為中以行正是亦正也楊氏曰離

明卦也明㴿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明過必剛明

而養之以柔乃吉君之明麗乎正即日月麗乎天其

明彌高而不流於順宗德宗之察察臣之明麗乎正

即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晁錯之刻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皆麗乎正其化成天下也宜哉此卦其變為坎卦其象離為火為日為戈兵為甲胄其占以貞順為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作離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如以舜之明繼堯之明以啟之明繼禹之明以武王之明繼文王

之明又日出曰明日入曰昏日一而已而旦旦明作必於其明之再作也於以見重離之象焉有大德居大位曰大人大人體離之象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不特專指繼世而言以一身言之則緝熈光明反之於身純乎天理不以私欲蔽之一念之明繼繼不已至於无一念之不明推之於行普以太公不以私意奪之一事之明繼繼不絕至於无一事之不明皆繼明也體離之明照四方體重離以繼明非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之大人孰能之楊氏曰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已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燭幽枉慮長久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陽剛之資居離明之初火性炎上陽性好動幾於躁進其履錯然紛雜雖未進而迹已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動而知

敬慎之道知辟咎之道則无咎也夫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踐履之所麗也帝堯則欽明帝舜則温恭大禹則敬修可願成湯則聖敬日躋文王則緝熙敬止是君道之所履未有不離乎敬義和則欽若若契則敬敷臯陶則往欽哉伊尹則明立敬之訓召公則陳疾敬之語是臣道之所履未有不麗于敬曾子之遠暴慢有子之恭近於禮子思之不動而敬孟子之自反其敬士君子之所履未有不麗于敬今

初九之所履錯然者或行其孝友或行其睦婣或行其任恤或行君臣之義或行父子之親或行夫婦之別或行長幼之序動作威儀之不一出處語默之不齊皆所履之錯然也履道而能敬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居而无咎也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動而无咎也弗貳以二弗參以三唯心唯一萬變是監一心之過何有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衆著之過何有焉是踐履之得失常分於一念敬肆之

間而已象曰以辟咎也初以剛而居明體志於上進動而能敬斯可以避咎豈至納諸罟擭陷穽而不知避乎昔者春秋之世趙同獻狄俘而不敬劉康公知其有大咎也晉景公見魯侯而不敬季文子知其必不免也郤子將事不敬獻子是以發无基之誚成子受脤而不敬劉子是以明取禍之由高厚相會而不敬莊子是以知其社稷之棄嗚呼之人也焉知離之履錯然敬之无咎之義歟楊氏曰敬者畏謹以晦其

明也初九在下无位而踐履錯然璀璨於天下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夫子每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恂恂誾誾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避咎哉童溪曰在我不盡其莊敬之禮不諂則慢諂則失已非以下承上之道慢則失人非以剛接柔之道初六之敬以避咎避去其諂與慢之咎也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黄中色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與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其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夫人之一性正理渾然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无智愚无聖狂此理固均具也及其性動而為情循其性則道心為人心之主人心聽道心之命動静云為自无過不及之差於是乎動罔不吉離之六二麗乎中正則循其秉彛

之良心而无偏黨反側之私率其天理之正性而无私心横發之危此吉之所以大也象曰得中道也中庸一書子思子所以明中道之可常而不可易也其曰天命之性中之實體也其曰率性之道中之實用也其曰修道之教又因中道之體用而品節之也其戒謹其恐懼其謹獨所以存天理遏人欲而不失此中也極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所以極此中道之功效也中之效驗至於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不謂之元

吉何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没也此

聖人示人處生死之道人物之在天地間原其始則陰精陽氣聚而為物要其終則魂遊魄降散而為變猶晝夜循環此理之常也日昃之離即人生之耋也自鼓缶而歌言之必自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也必自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生順死安此善處日昃之離而吉也自大耋之嗟言之則認形體為已有不能釋然也視宮室為已私而不能舍然也涕泗於衰謝之餘悲

戚於暮晚之際顛倒錯亂此不善處日昃之離而凶也象曰何可久也人之暮景如日之昃不能長久也昔堯老也薦舜於天舜老也薦禹於天其下陶潛之預為祭文杜牧之自撰墓誌皆不惑於生死之際彼秦皇之顛倒海島漢武之謬迷仙道趙孟之發朝不謀夕之語而棄其神人宋公與貽子坐語相泣而喪其精爽是處日昃之離而已凶道矣程氏曰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

何足以為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此爻前明已盡後明相繼之時九四重剛不中不正又處不當位不善乎繼而求繼者也剛躁妄動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居繼承之地而用陵逼之道則名分不正神心不容此身於此而焚死天下於此而棄絕能免陵迫之禍乎夫古之聖賢其繼統嗣位非以

位為樂也所以應天命而順人心也舜之繼堯既以其德弗嗣矣又且避堯之子何其揖遜也使其居堯之宫逼堯之子能无篡奪之禍乎禹之繼舜既曰朕德罔克矣又且避舜之子何其揖遜也使其居舜之宫逼舜之子能无悖逆之凶乎今九四當繼承之時而突如其來者其欲速享天位之樂亟受玉食之珍妄竊神器之重乎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如是而進未害也今迺突如其來是不待天命之與而躁進也

朝覲者歸謳歌者歸訟獄者歸如是而進未害也今乃突如其來是不待人心之歸而妄進也繼承而以剛逼之道是逆德也是簒賊也是天人之所共絶也其曰焚如凶威逆焰足以焚其身也其曰死如凶醜逆械足以死其身也其曰棄如强衆咈公適以取天下之棄絶也象曰无所容也无所容是焚死棄也昔者魯桓公簒位而繼世突如其來也終罹彭生之禍天地神人之不容也衛州吁弒君而繼世突如其來

也終羅衛人之戮天地神人之所不容也下而王莽以詐偽而簒漢桓玄以剛猛而代晉隋廣以幽父而承隋突如之勢若足以得志矣其焚如死如棄如之禍寧能免乎楊氏曰六五有至尊之象天下所共欽今九四恃至剛之才突然以犯六五犯之不獲而自反是突如其來如也豈有侵天欺君之人而人不疾之焚之不足寘之死而後已死為未已棄之而不留則其疾之甚也禍極矣凶不足言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有文明之德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慮念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以憂懼之心而致逸樂之福也六五之所以憂懼者若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麗于剛强實為大鄭國勢危而敵勢强公室微而私室張凛乎若履春氷也危乎若蹈虎尾也若游大川未知攸濟存心如此必思所以

修政事而消外患思所以修巳德而服人心奚而不吉必思求忠良以制姦雄必思淑人心以拒暴行奚而不吉以禹之明而有下車之泣所以成夏室之治湯之明而懐隕淵之危所以致商邦之寧若夫衛侯臧卒而子衎不哀社稷於是而幾覆著丘公亡而郊公不慼國人於是而不順其能吉乎象曰離王公也憂王公之尊位而畏懼憂虞以處二剛之逼此其所以為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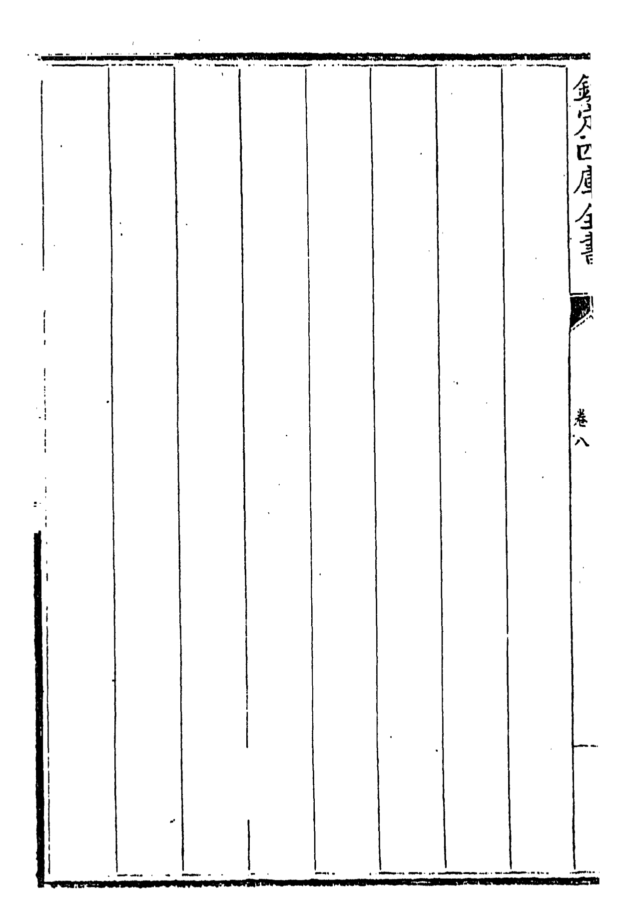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五也上以陽剛居五之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五惟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折取也首猶魁也醜類也然出征之道不可恃剛太過唯折取其魁首執獲其匪類而已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故无咎蓋聲罪執言禁暴除亂義氣之所當振者赦過宥罪好生惡殺又仁道之所當施者天地之大雷霆之

震怒所以行雨露之沾潤秋冬之肅殺所以兆春夏之温厚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上九之出征有嘉折首者若曰元兇有罪天命殛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昏迷不恭反道敗德爾實為之倡儕權相滅穢德彰聞爾實為之主怠棄三正敷虐萬邦爾實司其柄奉辭討罪以折其魁首為尚此大義之不容已也夫何咎之有其所以獲匪其醜者又若曰天地萬物莫非吾體干戈相尚豈予本心彼醜類之衆雖不沾王化

安知其无自潔之志雖淪胥逆黨安知其非脅從之人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豈中道哉舊染汚俗咸與維新此又至仁之所不容已也夫亦何咎之有湯之征葛誅其君而弔其民武王之伐殷伐不仁而非敵百姓厥後魯之征徐戎而无敢越逐唐之擒元濟而不戮一人是亦上九无咎之道耳象曰以正邦也征之為言正也仁義之師非黷武也正邦國之不正而已程氏曰明則能照剛極能斷能照足以察姦惡

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用此剛明之人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然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寛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只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童溪曰九四當離麗之時恃剛以陵上由上九觀之所謂非其醜類而首惡者于以征之則不正者去而邦正矣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者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相感則有亨通之理故咸有

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於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夫明感通之本既有以得人道之正達感通之用當有以明人道之始感通莫大於得正斯可以盡倫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未有舍感通之正道而能經夫婦者書記釐降禮始大婚詩歌好逑皆重於正始之道也聖人於咸之一卦先之以亨通之亨次之以取女吉其紀綱人道也深矣觀之周詩取女之禮有曰桃

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以其正道之
得宜也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以
其正道之有成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
言還歸正道之形為愛敬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
只君子福履綏之正道之積而成福祿也内以治祖
廟之禮足以配神明之奥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
上下之敬正道不失男女有别而後夫婦有義而後
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義感通之不以正

道豈能如是春秋之世正道不明宰咺歸賵而嫡妾之分亂履緰逆禮而親迎之禮廢姜氏如齊師則淫奔之俗興季姬使鄫子則先汞之道喪昭公娶孟子則厚别之義亡後世漢劉聰后樊氏而亂華齊后主妃馮氏而亡國唐高宗立昭儀而階禍皆失其正也吉何有焉象曰咸感也此釋卦名之義也丘行可曰咸感者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感為咸加心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无心而為咸惟

无容心於感然後无不感也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
應以相與以卦體言之兌柔居上艮剛居下一剛一
柔交相感應此感之所以亨此天地之感也曰止而
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以卦德言之艮止
於下篤誠而感之專兌說於上和柔而應之至一止
一說交相感應此感之所以利貞說斯感感必止得
其正也蔡氏曰止而說所以利貞說斯感感必止得
其正也文王親迎太姒于渭而生武王男下女得理

之正而吉也此言人道之感也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又推廣咸感之名義也楊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經首咸恒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此卦其變為損卦其象兌少女艮少男以少男下少女咸感之象

其占利貞則吉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體之而虛其中以受人夫人中虛則能受中實則不能受虛中無我中無私主故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使私邪內窒本心太虛之體一有以蔽之則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安在其能感通耶白雲曰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足大指也不能行而能動咸之初六志在應四以微居下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初雖欲感乎四四則不應乎初如人拇指之動未足以進也故不言吉凶象曰志在外也志在應於外卦之九四是初六有志於感而未能感也於初六者宜如何曰咸雖主於感道宜静不宜動傅說感高宗於宵寐豈有心於高宗哉甯戚感齊桓於謳歌豈有心於齊桓哉无心之

感不介而孚乃感通之真機故龍无心於感雲而雲自從虎无心於感風而風自從六唯靜虛以存心靜退以守身行乎仁義之塗游乎詩書之府上之感通无容心焉庶乎得感通之正道昔者廉頗被甲以示可用終不得趙王之名韓愈上書以求大用終不得唐相之援下之求上以有心感之其感也亦淺矣焉能必上之應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腨腸也足肚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後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為下體之要咸以人身取象六二以隂在下與五為應隂柔不能固守不知順理守道以待上之求而如腓之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然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聖人又為之戒曰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妄動則吉也夫君子之動靜以出處言固不可主一而廢一以感應言則戒乎妄動而自失六二之咸其腓而凶者疾趨於功

名之塗揺尾於權勢之門朶頤於烹飪之鼎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雖卑屈雖恥辱雖危殆皆不暇顧其凶宜也六二若能反而思之謂屈道不可以伸身謂辱已不可以成君無熱中無躁進無貪冒浩然而獨存居正以自守其吉又可待也象曰順不害也謂君臣之相感惟順理則不害動而凶者其悖理歟靜而吉者其順理歟聖人兩示得失之分以為六二勸戒其旨深矣吁動而凶者非為商鞅之三變説

君則為公孫弘之曲學阿世非為齊𢙣之剥削求媚則為王鍔之以賂求相其終之所以感君者何所加也静而吉者非為伊尹之樂畎畆則為吕望之逸老渭濱非為四皓之肥遁商山則為葛亮之高卧南陽其終之所以感君者何所損也是非之别得失之分學者有不難辨矣程氏曰腓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

隨人所執下也

股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九三以陽居剛有陽剛之才而爲主於内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今乃感上六之說而隨之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獘猶不止所隨不正其獘若何如此而往可羞吝也夫人固不能无所隨也未達之士必從先達者然後爵位通而事業彰後

覺之人必從先覺者然後學問新而道德富為干木之踰垣為泄柳之閉門是皆已甚然彌子欲主孔子而孔子不之隨季氏欲宰子騫而子騫不之隨則君子之所隨茍非其人不茍隨也匪人而妄隨之是可羞也九三之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或以朋比合或以勢利合或以富貴合泛泛若水中之凫隨波上下執此以往大可羞吝象曰所執下也動而說志在隨人所執卑下之甚也吁陳相之從許行夷之之從墨子

此學問之詭隨也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此黨與之詭隨也范增之從項羽曹洪之從魏王此禄仕之詭隨也詩曰無縱詭隨九三其盍念之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暬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龜山曰九三居下卦之上股之象也股不足以有行隨下而已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

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又當三陽之中心之位也獨不言心者謂有心以感動物則其應必狹唯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九四以陽居隂失其正而不能固居隂而應初故聖人為之戒曰感之道得其貞正則吉而悔亡聖人感天下之心如雨暘寒暑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貞者

虛中无我之謂也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謂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以朋類則從其思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道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論感通之理以至正之大本言所謂上帝所降之衷所謂天命之性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此是也吾惟立此大本則人心同此天者莫不有此正性以性感性何所不通以至正之達道言所謂率性之

道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皆是也吾惟由此達道則人心同此天者莫不有此正情以情感情何所不通若反是貞正之道而用其私係之心未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以意必固我之私心感物但見私心憧憧往來所思之朋類從矣其如所思之不及者何親與近者雖從矣其如疏與遠者何象曰未感害也又曰未感之害者未為私感所害也憧憧往來則為私感所害而不光大矣孔子繫辭釋此爻曰天下

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曰日月往來是自然的往來憧憧往來是加私意不好的往來憧憧只是一箇忙迫的心不

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便欲他來應如正其誼便是欲謀其利計慎以憧憧爲意不定心思往來不絕也又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龜山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楊氏曰不言心而言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背肉又曰在心上皆非思慮之地又非若拇腓股之好動者也无思无慮又不妄動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九五君位能以此感人何悔之有夫感道莫患乎私心之累物我兩忘而无容心焉則得感天下之正道也天統元氣萬物感之而資始天之於物亦何心哉无私覆而已地統元形萬物感之而資生地之於物亦何心哉无私載而已人君之感天地无私无為无好无惡乃所以為感若係於私為作好

作惡則不足以為感九五之咸其脢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者也五尊居中位貞誠貫徹不係二說上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昔叔段之不義得衆若有以感人矣而叔段之終能免悔乎商人之驟施於國若足以感人矣而商人之終能免悔乎象曰志末也此蓋以咸其脢為戒辭也謂九五居尊位下應乎六二上比乎上六恐其心志淺躁係二說上而戒之以背其私欲

也是亦貴静之意也艮卦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艮其背即咸其脢也背者止也止於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无欲則无我不獲其身无我也以有我之私而感物則所感者狹以无我之道而感物則天地萬物莫非我也何所感而不通合咸艮互參之得此爻之旨童溪曰上六處咸之末以口舌為容說之道所謂小人也九五以其近巳舍二正應而比上六不可也故聖人曰志末也戒之白雲曰不能捨脢之感而志夫

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盡感之義者其惟去其所志虛中无我萬物自歸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陰柔居說之極當以兑之口舌務為柔媚極感之事此小人女子之常態曰輔曰頰曰舌三者俱舉以言无所不用其媚也夫感人之道在誠不在言誓衆發於武王之口則感之者同心發於齊桓之盟則譏誚至大誥之書發於周公之口則感之者移風綸

於王莽之筆則横逆滋何也武王周公之誠足以感人也况其誠已孚於言語未發之先若夫伯者強世之命盜臣文姦之辭人豈我孚哉上六之咸其輔頰舌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巧言令色之化民誰信之昔王子朝奔於蠻荆雖有文辭之詔諧而曾不足以感諸侯魯昭公之孫于野井雖有禮辭之備具而誠不足以感一國言語之不足以動人也如此象曰滕口說也以柔

說嫵媚勝於口舌言說豈足感人也雖然善言一出
躩度退舍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聖門四科不
廢言語則言之不可已也如此但在乎誠心以為
主而不可專主於口舌柔佞之說人耳楊氏曰上六
乃小人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其
公孫衍張儀淳于髠陳賈之徒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不曰久而曰恒唯常而後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乃无咎也所以能亨由貞正也可恒久之道非

守一隅而不知變故利有攸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有道之大權有道之大經經之正大而不易固常道也權之變通而不居亦常道也道之倚於一偏一曲者固不可以為常道也是故正焉而為三綱秩然而為五典敘焉而為彝倫率焉而為大戛此皆聖賢之所以常也不然則執往以為常可

乎惟行乎萬事流乎萬化上下之无常剛柔之相易此聖賢之所以常也不然執膠固以為常可乎因亨无咎以觀貞之所以利于以知常道之大經因利貞而推攸往之所以利于以知常道之大權是恒之為道其可以定體求者謂之恒其不可以定體求者亦謂之恒自斯道之不明於天下也暴君以慘刻為恒汚吏以貪婪為恒伯者以功利為恒誇者以死權為恒烈士以徇名為恒嗚呼彼孰知恒之所以利貞者

乎其有志於正者往往執中而无權守廉而至於離母守直而至於證父守信而至於抱木而死行仁而至於兼愛行義而至於為我嗚呼彼孰知恒之所以利有攸往者乎夫曰恒非一定之謂晝則必夜夜則必晝寒則必暑暑則必寒若一定則不常也其在人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贐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恒能恒然後能變及其變也恒亦只在其中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

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此釋卦名也自卦之二體言之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尊卑定位剛柔之恒也以卦變言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來居初也自卦象言之震雷以動巽風以入相須鼓潤二氣之恒也自卦德言之巽順震動剛柔適中至德之恒也天地運化恒久而不已者順動也巽而動恒久之道自卦體言之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剛柔皆應應與之恒也此四者皆可常之道朱氏曰剛上柔下而不

能相與相與而不能巽動皆不能恒以夫婦言之尊者上卑者下分嚴矣不能相與則情何由通能相與矣剛或犯義柔不得禮亦豈能久巽而動上下內外應而家道成推之以治國治天下之道也故曰恒又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固能亨且无咎然必利於貞乃為久於其道天地之道所以常久亦貞而已又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

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乃常道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此又極言恒久之道天地恒久之道天下恒久之
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楊氏曰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
女之新婚恒以長女下長男此男女之正位婚姻之
際則女尊而男卑故曰咸既婚之後則男尊而女卑
故曰恒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

幼之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恒故曰利貞楊氏曰聖人之化久而後成如周自太王王季文武亦以恒而化成故歷世多而祚運長此卦其變為益卦其象男尊久女卑久之象其占利貞而亨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此尊明恒久之體也君子體有常之象而恒久其德不易其方止仁止孝止敬止慈止信不可易之常道也書之常厥德詩之有常德大學之知其所止皆立

不易方也惟能明不易之體斯能達變異之用此又本末先後之辨也楊氏曰終始變化者恒之道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恒之節所以久而不變雷風不恒則傷物雷風之恒貴乎恒也丘行可曰巽入也而在内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君子體之有遷改之義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亦異乎常初六柔暗巽體乃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責望於故素務深入以為恒理知恒而不知變堅固守此凶之道也何所往而利夫恒之為道惟量時度勢者可以為恒不審時勢者不可以為恒君臣之交正應之常也然事君數則斯辱矣朋友交正應之恒也然朋友數則斯疏矣初與四正應之常也然四之應初也緩而初之求之

悉反以為恒之累下之事上以忠信為恒未信而諫
或取謗己之尤以正言為恒交淺言深或取失身之
悔天下之求之過深者少有不失求孝之深申生適
以陷父求信之深尾生適以喪身賈誼上痛哭流涕
之書而終有長沙之行范滂非訐朝政而自罹黨錮
之禍劉蕡直言殿陛而莫救宗社之危皆居下浚上
而不得其宜者是以君子以時中為恒可也今初之
應四也急四之應初也常緩宜其有浚恒之凶无浚

恒之利也象曰始求深也於恒之始而求恒之深是以凶且不利也楊氏曰始而求深是欲速也欲速則不達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恒之為道必久而後成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道之恒也九陽爻二隂位以陽居隂本當有悔然二五相應皆以中道相與是能恒久於中道也故其悔亡夫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謂之中庸以其中道之常久而不易也庸常之理可以常久而不易者惟此中耳自天命之性而求此中之體則不偏不倚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所謂性之德道之體是也此所謂在中之義正中庸所謂大本也自其率性之道而求此中之用則无過无不及事事物物皆有成理所謂情之正道之用是也此所謂時中之義正中庸所謂達道也中而有庸其恒之九二歟象曰能久中也中而能久中庸之道得矣

九三不恒其徳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徳无所容也

九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恒處也然過剛不中居巽之極巽為進退為不果至從上六隂柔不惟隂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徳不恒則羞吝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无一徳之誠而有喪徳之累其恒之九三乎徳惟一動罔不吉徳二三

動罔不凶九三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性之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信此德之體三之不恒其德則不能養其性矣情之已發則為愛敬宜别此德之用三之不恒其德則不能性其情矣其反道敗德也或承之以昏迷之羞其弗慎厥德也或承之以忸怩之羞其顛覆厥德也或承之以耽亂之羞此正道之可吝也象曰无所容也謂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白雲曰人之於德也過中則不恒不恒則日入於小人之

域是以為機變之巧者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恥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楊氏曰忽欣驟忽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夏王之弗克庸德則取滅亡之禍伊尹曁湯咸有一德則致興商之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信乎德之不可不恒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者奔馳无常之所故取以為象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不中不正為動之主好變者也處非其位雖恒何益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徒用力而无功也夫天下之至善者恒也天下之至不善者亦恒也至誠之无息正道之不渝大節之不變久於其道而有成此為恒之善過焉而不知改愚焉而不知移積惡而

怙終久非其道而終於无成者此為恒之不善管仲之行國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之卑曾西不為林甫之為相如彼其久而相業之隳子岫自懼皆以其非道而无成也九四之久非其位想其不知不仁非一日之積无禮无義非一日之積象曰安得禽也以陽居陰不得其位之正久非其位動而不獲安能如田之得禽乎雖然久道而有成田獵而有禽固天下之常理然明道不計功又仁人之所為詭遇而獲禽君子

亦不為也是則君子不可久非其道以喪其功亦不可枉其道以計其功也朱氏曰冒榮招辱貪得致亡曷若守恒之无悔學者亦然學无常位亦何所托業哉潘氏曰恒貴乎中久於不中之位不足以有獲也非无禽也靜動失中則宜有而无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應九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

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以順從為恒者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陽剛之正乃凶也夫三綱五典其理本一理一之中其分則殊天地一理也天以剛而動地以柔而靜其恒理不可紊也君臣一理也君以剛而臨御臣以柔而順承其恒理不可渝也父慈子孝各有攸當兄友弟恭各有攸則以柔順為恒德以之正位乎內可也以之正位乎外不可也以之明章婦順可也以之明章

男教不可也孟子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恒其德貞婦人之所以吉也又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恒其柔德能无凶乎若夫漢元之優柔吏始之懦柔德宗之姑息凶于而家害于而國可勝言哉象曰從一而終也又曰從婦凶也婦人以柔為德從夫而終貞守此道所

以為吉夫子以剛為德以義為制從婦人之柔順所以為凶也潘氏曰以夫子而從婦人之則家破國亡周幽之從褒姒明皇之從貴妃豈非從婦而凶乎楊氏曰以六五之柔弱而下應九二之强臣故有從婦凶之戒本義曰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處恒之終居震之極又隂柔不能固守故為震動以震為恒也如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天下之理未有能不動但動以為恒則无所底止耳静專動直所以為乾静翕動闢所以為坤上六之振恒凶者振於无位之地振於不中之地如人之安宅不居而无所寄托也如之何而不凶然聖人戒之以振恒者非欲人之死灰其心也槁木其形也懼夫人之躁

妄紛更多事以為恒也象曰大无功也好動而不静无所成立祇以取凶也彼州吁之用兵不戢是振恒也衛鞅之變法用奇是振恒也故凶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上六其擾亂天下之庸人也楊氏曰在下以入為常浚常也在上以動為恒振恒也在下而求浚恒非也在上而求振恒亦非也上六之振恒宜乎其无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之為卦陰進陽退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恒故遯所以有亨也小謂陰柔小人也小利貞者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逼於陽夫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天下之至言也然聖人非不為小人謀也君子之惡於小人

欲小人之皆變為君子也故善則嘉之不能則矜之嘉善固欲其守善矜不能則亦欲其歸於善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剛之當退則示之以隱居求志之節於陰柔之方進則示之以率德改行之塗此遯之一卦二陰浸長之卦曰遯亨者以君子自處有道不可辱於小人也曰小利貞者以小人亦當滌瑕蕩穢不可自絕於君子也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舉九五一爻以釋亨義九五以剛中而應

六二柔中浩然自得與時偕行此君子之遯所以亨也文公曰陰尚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小利貞浸而長也此以初二二陰釋之也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寛君子之患然亦是小人之福遯之時義大矣哉此則賛卦名也遯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四陽遯得名為君子諱名卦必以陽為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善處能遯為大也程氏曰小利貞者陰長

未能遠感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孔子去魯遲遲其行孟子去齊三宿出晝曰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尚勢未極强此之衰艱彼之進所得為者聖賢亦屑為之也豈曰悻悻然决於退哉潘氏曰二五正中君臣相得猶有救時之心但當與時消息未必委之而去也朱氏曰遯非疾世避俗長往而不返之謂也此卦其變為臨卦其象陰長陽消君子退遯之象其占小利貞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之高也而其下有山是天遠於山也為遯遠之象天之遠於山也非有惡於山而邈不可干何其嚴也君子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威莊敬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夫子於陽貨孟子於王驩是也唯不惡故无害唯嚴故不汚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後為尾

尾在後之物也見幾先遯固為善也初以柔處微見幾不早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古人厄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遯之初可以速退而不可以復進示以尾厲之辭戒其當亟退也示以勿用有攸往之辭戒其不可復進也穆生之遯當在於醴酒不設之初不當在於楚人鉗市之時范增之遯當在於殺卿子冠軍之始不當在於漢間既行之後出處之義不可以不早辨也象

曰不往何災也謂遯而為尾既為危厲不往而晦藏則免於災耳楊氏曰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早上之肥遯五之嘉遯四之好遯喜其早也初六柔不能决止而不行居遯之後故危也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以曰勿用有攸往

以下原闕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小人否也謂唯君子有好遯之志而小人無好遯之心也然君子亦非苟遯也有莘之耕渭水之釣以及西山薇蕨輝

映宇宙雖萬世猶知有君臣之義君子之出處進退有關於天地之運而參盛衰之數者彼其假隱以說祿仕固不足揚號曰處士而有盗名之陋者又何足算也楊氏曰遯而誠為好遯隱而偽為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偽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剛當遯之時知遯之早味遯之肥宜其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為君子賛其為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為也潘氏曰與九五同德君

臣相好也與初六正應隂陽相好也然而遯者知時而順天故曰好遯外不貪爵禄之榮内不戀妻子之愛君子以義制事者能之小人不然也好遯名一而用之者異君子好之吉小人好之乃沽名假譽之好遯耳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而嘉奬退遯之志則表厲節操奔競革心可以貞正而吉遯之正道也且遯之時何如

哉二陰長而剛浸退矣天下有山而君子欲遠小人矣九五之君能无凛凛乎然其陽剛中正猶可以維持正道也其應中正猶可以保全正士也遯退之士執箠郊之耒者有一德格天之藴躬傅巖之築者有霖雨舟楫之具持渭濱之釣者有龍虎鷹揚之畧懷才抱道之人其可聽其隱遯乎九五之君嘉子之搜訪之顯用之使隱遯之賢幡然願進於王朝則二陰之遯可轉而為臨將否之兆可轉而為泰謂之正吉

信乎其正吉矣象曰以正志也謂好賢之志出於正也嗟夫周公之告歸而拜手詩言成王之嘉遯也故艱難之周轉而為鳧鷖假樂之盛孟軻出晝王不予追齊王之不能嘉遯也故千里之齊終於戰國干戈之域吉凶之應亦可鑑矣嘉者又會合之義羣陽方遯九五之君能合之復使賢者在位如亨嘉之會則正而吉也遯雖陰長正之在君正心以正朝廷故曰以正志也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小利貞是已程

氏以九五與二皆以中正自處而无私繫之失所以為嘉美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肥者充大寛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游无所繫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一卦之外无位无應下无私繫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寛綽有餘裕也寛綽以處遯得時止之意也君子之遯世其憂世之志與樂天之心固有並行而不悖者孔子之不遇於時未嘗无憂

世之心也陳蔡之厄絃歌自如何其泰然也今遯之上九想其知時之不可以倖為也於是不忮能不矜明不僥倖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樂道德之豐肥味仁義之膏潤措之身則體安而氣和見諸事則廉頑而立懦肥遯之義自无所往而不適其利也象曰无所疑也謂其信道剛決安分而退无所疑也蔡氏曰遯者陽避陰君子所以遠小人貴速不貴遲貴遠不貴近上九去柔最遠高而无應剛而能決遯之速者

故无不利楊氏曰隂道長之而陽道長饒故曰肥遯

上九外无累於位内无累於隂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謂陽也四陽長盛故為大壯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人之於剛也有正焉有偏焉剛而得正則勝已私排異類去姦宄見義必為浩然充然而常仲乎萬物之上剛而失正則色厲而内荏直行以好勝或屈於

威武或淫於富貴或移於貧賤有勇无義而常屈於萬物之下寛柔以教不報无道南方之强固不及乎中正者袵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又過乎中正者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塞乎天地之間是則大壯之正道也故曽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使吾正大之氣充然於中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儀秦失

其辨責育失其勇孰非大壯之功用乎以是知明乎正大之學知勝私起懦之義者可與言大壯局於一偏一曲昧克己復禮之功者不可與語大壯彖曰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此以卦德卦體釋卦名也以卦體言四陽之大過乎陰二陰之微不及乎四陽大者壯盛所以名卦自卦德言乾剛主乎内震動行乎外以剛而動亦所以為大壯又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所以推廣利貞之義也

大者既壯則利于貞正正大者道也天地之常道久而不已者至正至大也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文公曰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白雲曰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必得天之剛德而後動謂之大壯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狀大壯而不正有羝羊之狠而成觸藩之敗故貴乎利貞利貞則大者正也此卦其變為觀卦其象雷在天上震動聲

宏大壯之象其占利貞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以震之雷而動於乾天之上陽氣壯盛鼓動萬物大而壯之象也君子體之反求諸已非曰奮血氣之怒而逞金革之勇也非禮勿視視足以勝已私也非禮勿聽聽足以勝已私也非禮勿動動足以勝已私也大壯之道如此文公曰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决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

君子自勝之謂强君子之大壯莫若克己復禮潘氏曰乾下震上為大壯乾上震下為无妄皆天理也非人為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三剛在前未可以進初九陽剛乾體而處下无位无應用壯而不得其中若在下而用壯以行趾進則進犯乎剛而凶有孚可必其窮困而凶也用剛者貴乎得正剛而得正則巍乎天地

不足以為大萃乎泰華不足以為高浩乎滄海不足以為廣勇往而有為可也何拘乎勢位獨立而不懼可也何必乎黨與剛壯而失其正則有位者適以召禍有與者適以同惡大壯初九以九居初剛而得正其視世之不明義理狠愎好上人者誠賢矣其視世之黨與非類而肆強暴者誠賢矣然以位則初在下而无位也以黨則四居上而非應與也无位无與以剛而動焉往而不取困耶范滂非訐朝姦不免於黨

錮之禍劉蕡排斥閹宦不免於斥黜之困誠以无位而无應也程氏曰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象曰其孚窮也信其困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為美九二陽剛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以九居二處以中也以二應五動而中也以剛居柔陰陽之得中也是九二以

莊嚴可畏之威而即之也溫然有剛健武勇之德而
發之也粹然其夫子之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
歟象曰以中也主成德言則謂其以中道而得正以
不當位言則欲其因中以取正也九二因中得正所
以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用罔

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程氏謂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如此則雖貞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藩籬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也且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也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中道所在不可以毫釐過也三居下體之上而極其剛譬則羝羊之角也四居三之前而亦剛譬則藩籬之間也我方以剛進而前復與剛遇如羝羊之進觸而前有藩籬之

大閒小人之用壯如此固必取敗君子而蔑視如此聖人亦憂其如羝羊之羸角也吾是以知剛中之不可過也象曰君子罔也此言剛壯之時在小人固不待言在君子亦未免有輕視之過也嗚呼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於人乎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以之此甯羸所以知處父之必敗也小人之剛敗聖人所以憂也君子以剛困聖人所深憂也君子所以為君子者以其剛德之足以藩吾身而勝小人也以其剛

德之足以安國家而定社稷也今名為君子而亦以剛困則君子之道何時而長乎此聖人之所以深憂也然九三宜如之何曰復於中而已荀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曽子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亦君子用困之説也有至剛之才而處之以无則其物終不勝乎物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九四為壯之主以剛決柔壯之正者也位不當故有悔得正則吉其悔可亡五上以陰虛居前藩決之象也藩限既決則陽道尚往而无阻礙之傷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高大其車輪輹强壯其行之利可知大壯之極得其正道則不患无可行之勢九四所居者大臣之位所承者柔順之君所乘者剛德之流吾道之行未有已也使君子正志上孚正道下達正人類進何憂乎觸藩

折輹若夫進不以正雖有其勢未足有行也象曰尚往也謂其進不已也四不取羝羊之象而但曰藩决不羸四居隂處謙非九三用壯之比故也此所謂以正為壯者也在時有是勢則藩决不羸是也在我有是罷則壯於大輿之輹是也在事有是理則貞吉悔亡是也由是理用是罷而乘是勢此君子之道所以獨盛於此時也横渠曰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四能不為隂柔所累守已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

悔且得衆陽之助以息陰慝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之為物喜觸物者也剛壯于首用其剛于外者也六五以柔居中喪其剛于平易之中忘其壯于和順之項故其悔亡也夫大壯之卦非剛固不足以言壯而純陽亦非所以處壯純乎剛則為猛隘為强梁為猛則虎視生靈嚴威暴下而猛之悔生為隘則褊心狹量容物不廣而隘之悔生為强梁則倚勢陵下摧

折民命而强梁之悔生以此爲壯激禍階亂何莫由斯是以壯之初九以純剛而凶壯之九三以純剛而厲二四以剛柔相濟則聖人固已期之以吉今六五當大壯之時居大君之位不恃其剛而居之以柔是柔也可以柔䟦扈强禦之夫可以銷激變致亂之憂其无悔宜也象曰位不當也謂其柔處剛不當其位故以柔而遇剛則能无悔也楊氏曰六五當衆陽盛强于下之時而使帖然自喪其剛者正以柔順和易

之德而調伏之唐之代宗是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羝羊但取用壯故陰爻以稱之大壯之時剛者壯也上六居壯之終處震之動極陰躁之資見剛者壯亦從之而用剛不知其可也如羝羊觸藩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質本陰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无所往而利然猶幸

其不剛能知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夫大壯之吉莫患於剛亢莫善於戒懼禍福无不自已求之者勇而无禮果敢而窒必以躁迫而取禍敬而无失恐懼而得正必以謹畏而獲福爻辭兩示勸戒正欲人知趨吉避凶之道也象曰不詳也味不詳之旨則知所以不利者其以言行之不詳謹而致也曰咎不長也味咎不長之旨則知其所以吉者以戒謹而免咎也程氏曰用壯即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上居壯之終

有變之義也童溪曰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此皆不能詳察之過也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衍義卷八